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四

錢塘高世栻士宗註解

○瘧論第三十五篇

風雨寒暑皆爲瘧病。日作之瘧，衛氣應乃作。邪客脊背，循風府而日下一節，則發日晏，出於風府。注伏膂而上，出缺盆，則發日早。邪薄五藏，橫連募原，則間日乃作。邪與衛氣客於六府，循行失度，則間二日，或休數日，乃作。夏傷水寒，秋傷於風，則爲先寒後熱之寒瘧。冬中風寒，藏於骨髓，夏暑乃發，則爲先熱後寒之溫瘧。肺素有熱，用力勞形，氣不歸陰，內藏於心，舍於分肉，則爲但熱不寒之瘧。瘧。

○黃帝問曰：夫瘧瘧皆生於風，其蓄作有時者，何也？

瘧瘧，陰瘧也。生氣通天論云：夏傷於暑，秋爲瘧瘧。帝問瘧瘧皆生於風，謂瘧瘧不必盡生於暑，而有生於

風者。痲。陰瘧也。瘧。陽瘧也。故曰皆也。蓄猶藏也。作猶發也。有時或日發或間日發也。岐伯對曰。

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脊

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

伸欠欲伸而欠

不自如也。凡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之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而腰脊俱痛。始則寒慄鼓頷。繼則寒去。內

外皆熱。始則腰脊俱痛。繼則頭痛。帝曰。何氣使然。願聞

其道。道猶路也。寒熱之作。何氣岐伯曰。陰陽上下交

爭。虛實更作。陰陽相移也。

更平聲下同。瘧之發也。陰氣不和於陽。陽氣不和

於陰。故陰陽上下交爭。陽爭於上。則陽實陰虛。陰爭

於下。則陰實陽虛。上下交爭。則虛實更作。交爭更作。則陰陽相移也。陽并於陰。則陰實而陽虛。相移者。相并之義。如陽氣相移而并

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須知陰氣相移而陽明虛則寒并於陽則陽實而陰虛。不言者省文也。

慄鼓頷也。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三陽俱虛則陰氣

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寒生於內故中外皆寒。所謂陰實

陽虛者如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也。陽明經脈行身之前頷面下也。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巨陽經脈行身

之背從頭至腰皆在背也。陽明太陽既虛而少陽亦虛則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

少陽屬腎主骨。此寒生於內故中外皆寒。少陽經脈行身之側樞轉陰陽司中外也。此申明陽并於陰則

陰實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而

渴故欲冷飲也。申明陽實陰虛者陽主外陽盛則外熱陰主內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陽

氣過盛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此申明陰并於陽則陽實陰虛也。由此推之則上文之寒慄鼓頷腰脊俱

痛。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皆病三。此皆得之陽之氣。亦陰實。陽虛。陽實。陰虛。之所致也。

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榮氣

之所舍也。此令人汗空疏。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

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衛氣并居。衛

氣者。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

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

藏如字。空孔通。○通承上文之意。而言此三陽

瘧病。皆得之。夏傷於暑。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

胃之外。夫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榮氣之所舍也。暑

熱傷榮。則肌表不和。此令人汗孔疎。而腠理開也。汗孔疎。腠理開。暑月之時。因得秋涼之氣。是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風水之氣。舍於皮膚之內。則與衛氣并居也。夫衛氣者。晝日行於陽。二十五周。夜行於



陰二十五周。瘧之發也。必衛氣應乃作。此衛氣得日陽而外出。得夜陰而內薄。內外相薄。遇邪則發。是以日作。此言暑風寒水之帝曰。其間日而作者。何也。問氣而有三陽之瘧病也。帝曰。其間日而作者。何也。去聲。下問日之間同。承止。岐伯曰。其間日發者。由邪文日作。而問間日之作也。氣內薄於五藏。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此段舊本在故

作日益早也。之下。今改正於此。○其瘧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於五藏之陰。橫連膏膜之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道遠氣深。其行於皮膚也遲。衛氣夜行於陰日行於陽。一日乃出五藏之氣。三日乃出。不能與衛氣俱行。一日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而交於三日之首也。其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着。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

作也。

此復申明上文之義。橫連募原。則其氣之舍深。薄於五藏。則內薄於陰道。遠氣深行。遲則陽氣

獨發。陰邪內着矣。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則陰與陽爭。不得出矣。是以交三日之首。間日而作也。

帝曰。善。其作日晏。與其日早者。何氣使然。

間日之瘧。其氣舍深。

日作之瘧。氣舍不深。帝故善之。其瘧日作而早晏不同。則何氣使然。

岐伯曰。邪氣客於

風府。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

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先客於脊背也。

瘧邪隨經。經氣不足。

病氣下入。則瘧作日晏。經氣有餘。病氣上出。則瘧作日早。故假邪氣之入於風府。出於風府者。以明之。邪

氣客於風府。經氣不足。則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於風府。衛氣之行。其明日日下一節。周時至

於風府。不與邪遇。必循膂而下。乃遇。故其作也晏。此從風府而下。乃邪氣之先客於脊背也。

每至

異所無常府也。衛氣日下一節，不當風府者，此邪氣客於頭項，循膂而下者也。經氣虛，則循膂而下，經氣實，則其氣上行，故虛實不同。有從風府而入，有不從風府而入，是邪中異所，不得定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衛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衛氣至背而病；中於腰脊者，衛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衛氣至手足而病。此衛氣循行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乃作。故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與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愚按上文風邪客於頭項，行身之背，太陽經氣之瘡也；其氣上行，出於缺盆之中，行身之前，陽明經氣之瘡也；此邪中於頭項，背腰手足，無有定處，少陽經氣之瘡也。帝曰：善。夫風之與瘡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瘡得有時而休者，何也？問風邪合而爲府，不必定當風府。帝故善之，復問風之與瘡，風則善行，數變瘡，則寒熱更移。相似同類，而風傷經脈，風獨常在。岐伯曰：風氣留其瘡之發也，得有時而休，其故何也？

處故常在。瘡氣隨經絡沈以內薄故衛氣應乃作。處去

聲下同。○風傷經脈則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瘡氣外發隨經絡而沉以內薄則有時而休故明日衛氣應

乃復作。○此一節論陰陽寒熱之瘡有日發間日之淺深早晏經絡之虛實也。○帝曰瘡先

寒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

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

秋傷於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

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

曰寒瘡。藏如字。○先寒後熱名曰寒瘡。夏暑無寒有

故先寒後熱病以時作。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



伯曰。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

以時作。名曰溫瘧。

先熱後寒。名曰溫瘧。乃先傷於風。後傷於寒。故先熱後寒。亦以時作。

無早晏也。

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

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痺瘧。

承上文。溫瘧而言。其但熱不寒者。名曰痺瘧。

瘧。絕無陰寒之氣。是陰氣先絕。陰氣先絕。故不寒。獨有陽氣之發。是陽氣獨發。陽氣獨發。故但熱。陰氣先絕。水不濟火。則少氣煩冤。陽氣獨發。火熱上炎。故手足熱而欲嘔。○痺瘧之外。更有牝瘧。見金匱要畧中。

帝曰。夫經言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爲有餘。

寒爲不足。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冰水

不能寒也。此皆有餘不足之類。當此之時。良工不能

止。必須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

瘡必自衰。乃刺。

故引靈樞根結論之言。而言當寒熱之時。雖良工不能止其故何也。岐伯曰。經言無刺

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故爲其病

逆。未可治也。

爲去聲。下同。○靈樞逆順論云。刺法曰。

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故爲其病逆。猶言其病與脈相逆也。此皆未可刺治也。引經言而對帝之經

言也。夫瘡之始發也。陽氣并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

盛。外無氣。故先寒慄也。

瘡發有先寒慄者。故夫瘡之始發也。陽氣內并於陰。當陽

氣并陰之時。則陽虛而陰盛。陽主外。主氣。陽陰氣逆。虛故外無氣。外無氣而陰盛。故先寒慄也。陰氣逆。

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并於外。則陰虛而陽實。故

先熱而渴

瘧發有先熱渴者。陰氣虛而內逆。極則陰氣復出之陽。是陽與陰復并於外。并於外。

則陰虛而陽實。陰虛則熱。陽實則渴。故先熱而渴也。

夫瘧氣者并於陽。則陽勝。

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瘧者風寒之氣。

不常也。病極則復至。

瘧發先寒。則後熱。先熱。則後寒。故夫瘧氣者并於陽。則陽勝而

熱并於陰。則陰勝而寒。風氣為陽。陽勝則熱。寒氣為陰。陰勝則寒。是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寒極則熱。熱

極則寒。故病極則復至。

病之發也。如火之熱。如風雨不可當也。

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

謂也。

經言靈樞逆順論之言也。毀傷也。瘧病之發也。熱如火之熱。寒如風雨不可當。故經言曰。方其

盛時而治之。正氣必毀。因其衰也而治之。夫瘧之未事必大昌。即此火熱風雨不可當之謂也。

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

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爲其氣逆也。

自衰乃刺，不若因其未發。

而調治之，故夫瘧之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

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瘧之已發，雖良工不能

治，爲其氣

逆亂也。帝曰：善。攻之奈何？早晏何如？

攻治也。早謂治其未發，晏

謂治其已衰。承上文治其未

發，刺其已衰之意，而復問也。岐伯曰：瘧之且發也，陰

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陽已傷，陰從之，故先其

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

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此真往而未得并者也。

刺其已衰。上

文已詳言之，故此但言治其未發。且者，未定之辭。瘧之將發未發也，陰陽之將移未移也，必



從手足之四末始也。蓋三陰三陽之氣從手足之井榮而出入更移如病在陽而陽已傷則陰從之而亦傷故當先其未發之時堅束其四末之處令邪氣之在此經者不得入於彼經彼經之陰氣不得出而并於此經審候其脈而見其證見其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刺之此真氣自往而未得交并之時也此治未發之道也。帝曰瘡不發其應何如。承上文治未發之意問瘡病不發之時其脈候證候。岐伯曰瘡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之所在何如而應。岐伯曰瘡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之所在也。病在陽則熱而脈躁在陰則寒而脈靜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得休衛氣集則復病也。瘡氣者勝陰陽交極故必更盛更虛無有定也由此言之則瘡不發無所應矣惟當瘡氣之所在也如病在陽則身熱而脈躁病在陰則身寒而脈靜此其應也病極則陰陽之氣俱衰陰陽俱衰則衛氣與邪氣相離故

病得休此其所以不發也。如明帝曰：時有間二日，或日衛氣集，與邪相遇，則復病也。

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帝承相離則休之意，問瘧發時有間。

二日，或至數日，當其發也，有熱甚而渴，有熱不甚而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間日者，

邪氣與衛氣客於六府，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

數日，乃作也。其間二日，或數日者，邪氣與衛氣並客於六府，衛氣入府，周時不能外出，而有

時相失矣。有時相失，不能與病氣相得，故間二日，或休數日，乃作也。瘧者，陰陽更勝也。

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帝曰：瘧者，乃陰陽之氣，

更相勝也。或陽熱之氣過甚，則渴，或陽熱之氣不甚，則不渴也。帝曰：論言夏傷於暑，

秋必病瘧。今瘧不必應者，何也？生氣通天論云：夏傷於暑，秋為瘧，瘧帝舉

以問。今瘧有不岐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形者。必如是者何也。

反四時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

病者惡風。以夏病者多汗。

惡去聲。邪氣伏藏而病瘧。此應四時之升降出入。

者也。其病異形者。感一時之氣而為瘧。此反四時也。其以秋時病瘧者。秋傷於濕。人氣始收。故寒甚。以冬時病瘧者。冬傷於寒。陽氣內藏。故寒不甚。以春時病瘧者。春傷於風。氣機始發。故惡風。以夏時病瘧者。夏傷於暑。腠理開。故多汗。此春夏秋冬皆能病瘧。所以明其不必應也。帝曰。夫病溫瘧與

寒瘧而皆安舍。舍於何藏。

上文夏受水寒。秋傷於風。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發則

先寒後熱。名曰寒瘧。溫瘧祇言先傷於風。後傷於寒。未言所受之時。未明所藏之處。帝欲詳明溫瘧之由。故問溫瘧與寒瘧而皆安舍。舍於何藏。上文因寒瘧而及溫瘧。故寒瘧詳而溫瘧畧。此問溫瘧而兼寒瘧。

故下文但論溫瘧。岐伯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而不復言寒瘧也。

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

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

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

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

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上中

藏如字下同。

○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邪氣藏於

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在骨髓。氣行經脈。故

邪氣不能自出。至夏因遇大暑。暑熱上炎。則腦髓爍。

暑行肌肉。則肌肉消。暑開腠理。則腠理發泄。或有所

用力。勞其形體。則骨髓之邪氣與汗皆出而為瘧。此

病邪藏於腎。其氣先從內之骨髓而出於肌肉。腠理



之外也。如是者，大暑消燦，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陽熱衰，則氣復反入。既衰反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後寒，名曰溫瘧。寒瘧已悉於前，故不復論。帝曰：瘧瘧何如？因溫瘧而復問，但熱

不寒之岐伯曰：瘧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痺瘧也。岐伯曰：瘧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

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

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

衰，則病矣。其氣不反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

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燦脫肉，故命曰瘧瘧。

反舊本誤及今改。○瘧瘧者，其人肺素有熱，肺主氣，肺熱則氣盛於身，肺氣不能外出於皮毛，則厥逆上衝。上衝者，中氣實而不能外泄也。肺熱而實，因有所用力，勞其形體，則腠理開，腠理在皮膚之內，分肉之